

布幔下的咒語

作者: Ho Hei Pang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人設

Character :

克雷因：

24歲，工藝品店的學徒工匠。表面不苟言笑，但也有與職業相稱、心思細密的一面。離家自立多年，即使處理父親身後事時也不曾踏足過故居半步，這次卻因為卡特娜的委託，而回到久違多年的家。

卡特娜：

19歲的少女畫家，因雙眼先天失明之下仍堅持創作而薄有名氣，別號「心靈之窗」。自異地歸來後得知克雷因父親——也就是自己的老師過身的消息，因而向他提出協助收回其遺作的請求。

父親：

克雷因的生父。將人生大部份時間都奉獻給藝術，卻始終寂寂無名的畫家。當妻子和女兒意外亡故之後，更是幾乎忘我地埋頭於創作之中，使得克雷因最後怒而離家。於兩年前染病離世，享年51歲。

序

序

僅致給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
打從出生以來，人們便每每對我倍加嫌棄，即使是那用血與靈魂交纏而成的連線，也是被毫不猶疑的切斷消失。跨過他與她，它理應是絕對的存在，對我而言卻只是一陣風沙。它套用在我身上，竟然脆弱至此，不過是過眼雲煙。

那麼，我該依靠什麼生存下去呢？

我反覆思索，為了尋找答案，為了不淪為透明般的存在，我離開了生我養我的地方，任由命運引導我的所去之處。

命運安排給我一個如此惡劣的起點，卻也賜予了我一次無可取代的際遇。

心中自出生以來十數年間從未開動過的零件忽然鼓噪不已，掉下的眼淚毫無止盡。我從你身上，學會了對他人來說理所當然，而我卻從不知曉的那種情感。

你還告訴我如何使用每個人都擁有的「另一雙眼睛」，那時的我，方才察覺世界原來並非漆黑一片。靠着這個改變，我才第一次認識到世界。

我和你看得見一樣的世界，所以你的願望，也將是我的祈願。然而，正因如此，我不得不從你身邊離開，短暫的分別，卻足以令一切面目全非。

縱使形式不同了，你也不會孤獨一人的。你無需畏懼，即使時間再久、即使距離再遠、即使命運再三阻攔，我也定必會回到你身邊。那怕我無法取代你失去的所愛，也請不要讓我獨身一人。

屆時，我將回到命運所至之處，抬頭挺胸地向你談及我的經歷。就算命運改變了我們相會的形式，我的心思始終不變。到時候，我將化成一陣風，長存在我的歸處，以及由心靈的眼睛描繪的世界當中——

第一章 盲目的畫家(上)

第一章 盲目的畫家

滴、答、滴、答、滴.....

時鐘運轉的聲響，毫不猶疑地打響着周遭的空氣，細粹而鮮明的聲音回盪在寂靜的房間當中，就有如擾人的蒼蠅一樣討厭。

滴、答、滴、答、滴.....

女孩的聽覺從小就比別人來得好，就像把時鐘直接貼到了耳邊一樣。她甚至能聽出每個齒輪轉動的聲音，以及到底哪裏轉得不順暢，以至它發出來的噪音特別大。

滴、答、滴、答、滴.....

那聲音實在煩擾得讓人想把它拿下來摔碎。女孩心想：大概是房間太安靜了。但她也不能打開窗戶，倘若因而讓風雪吹進房間，可是要挨罵的。

更何況，她也實在不想房間變得更冷了。偶然傳來的風聲，令她知道外面的風雪仍未休止。這時候，其他人應該都不會理會什麼保姆的說話，全都離開房間聚在大廳的暖爐旁邊吧。她不是不能去，卻難保不會又成為他們的戲弄對象，自討沒趣。他們刺耳的笑聲實在比什麼都還難以忍受。

雖然如此，這個冷冷清清的房間，卻總是教女孩倍痛苦。好冷.....坐在床上的她瑟縮到被窩裏頭，發現怎樣都止不止顫抖，於是更用力抱緊了腿。

呼掉的氣息悶在膝蓋之間，隨後又旋即消散，忽然讓她感到冬季的晚上還真是一如以往的漫長。女孩從前會想：可以的話會想快點睡着，就算會做惡夢也沒關係。然而，她逐漸覺得，自己也許根本沒醒來過——

或曰現實，或曰幻想。

滴、答、滴、答、滴.....

意識到當下已是早上，自睡夢中醒來的少女從床上坐起身。出於自然反應，她還是像普通人一樣在睜開了眼睛，儘管對她來說，睜眼閉眼其實一點分別都沒有。

滴、答、滴、答、滴.....

這個房間的時鐘會像記憶中的某個地方一樣，發出特別大的噪音。少女一度懷疑，這究竟是客觀的事實，還是自己的主觀投射產生的幻覺，或是夢境。假如.....

人總不可能在夢裏做夢。迅速排除掉第三個想法，少女在心中如是說。我沒有醒來。有一段時間，自己或許真的醒來過，曾有雙溫暖的手揮開一切黑暗，帶自己走進另一個從不認識的世界。然而，那些已然消逝的事不過是過眼雲煙，到頭來，她終究再次落入到惡夢的循環當中。

而且將再無休止。

*

在密雲的纏繞下仍然掙扎着探出頭來的太陽，正向大地投射出深沉的光線。陽光並不必然使人心情愉快，即使是一樣的太陽，也可以因應周遭景物的特性而產生截然不同的觀感。在工作中不經意抬起頭，看着因為沒有勤加清潔而變得不太透徹，邊框也有點銹跡的窗戶外頭的世界，克雷因在心裏如是發表了感想。

記得萬物之所以具有色彩，乃是因為投影了光線折射出來的七種顏色，但對這個地方而言似乎不僅如此。這一帶似是被下過什麼手腳，投射出來的光線總是陰郁而沉鬱，沉澱澱的色彩像漿糊一樣黏附到任何景物之上，讓克雷因想到堆在工作室一角塵封已久的舊報紙。

如果用繪畫的調色板來比喻，就像是有人刻意在原來的色彩裏添加過多灰色。以似是快要哭出來的密雲天氣為首，托爾維亞地區給人的印象向來如此，並因這種什少見晴的氣候特徵而得到了「憂鬱之都」的別名。

拿起案頭的晶石，克雷因將之對向窗外，朝向今天依舊含蓄地隱沒起身姿的太陽。晶瑩剔透的寶石照耀出淡紅色的光芒，點綴了乏味的工作桌，那有點微妙的色澤卻使他不由得皺起眉。

「哪裏怪怪的……」

他喃喃說道。在格貝爾市採購的時候明明還覺得色彩很艷麗的，為什麼回來就變調了？雖然也不是不可以用，但想到效果可能會不如預期，他始終覺得無法釋懷。再美的色彩來到這裏都多少會有點褪色，想着這就是這個城市惹人厭的地方，他嘆着氣把東西放回原位，百無聊賴地靠到椅背上，呆看着熟悉已久的工作室環境。

在克雷因待着的工作桌後頭，有安放著銼子、刻刀和量尺等工具的櫃子，一旁則設置有加熱金屬用的火爐，對面關上門的小密室是放置材料用的隔間。店後不算寬廣的空間光這樣就已經擠滿了，沒留太多可以休息的地方。不過這對他來說都沒所謂，工作的地方只要有個位子坐就已經很夠了。

基於好歹要接待客人，店面與相對一團糟的後頭而言無疑要體面很多，擦得發亮的玻璃窗，以及整齊地陳列着大小貨品的櫃檯，都份外教人覺得賞心悅目。總算在最低限度上留了個店家的樣子，今天的工藝品店還是一如往常。

可能就是這股憂鬱的氣氛反而造就了創作上的意境，這個地方的藝術事業倒是非常發達。各類藝術創作在這裏也算得上十分盛行，近年在美術界打響名堂的人，有不少都是出身於這個城市，也使當地成了聯邦有名的藝術之都。

亦因如此，製作各類手工飾品、裝飾等的工藝品店也是相當普遍，什至成了托爾維亞地區的代表產物，克雷因工作的這家工房便是其中之一。身兼他師傅的店主是個在製作看版招牌方面有點名氣的

工匠，但店裏同時有兼賣其他手工品，套句店主的說法，就是家「從扣針到店舖招牌全包」的店。

師傅是個看上去不太認真的人。這是認識他的人都會同意的評價，什至有人打趣說，他那認真過頭的弟子看起來還比較像師傅。雖然如此，但他工作起來的架勢和成品質素都是一等一的。當時根本不知對方是何人的克雷因，就是被櫥窗裏的飾品吸引，一談之下就被這個隨性過頭的男人收了當弟子，事情跳脫得連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。

也許就是這種個性，才能經常在創作方面給人驚喜吧。克雷因不認為自己能成為這種人，對擠身藝術界也沒有特別的嚮往，但這些年下來，他的手藝也慢慢進步到得已讓顧客認同，什至像這樣得到獨自處理整個計畫的機會。

不過，這種機遇也讓他有點困擾。不是怕別人失望，而是事情交由自己全權負責這點，讓他無法接受丁點的不如意，很是影響進度，也輪不到他承認自己不是認真過頭了。想到那個又把店子掉給他管，自己開溜半天的店主，他又想嘆氣了。

看着工作台上有待加工的支架，他自覺精神散慢。就在他把畫有簡易圖樣的交貨日期的筆記本頁面釘回水松板上之際，忽然覺得外頭好像有人的動靜而回過了頭。

隨風飄揚的寶藍色披肩——這是克雷因瞬間在視野一角裏看到的景象。然後，就像被雕刻刀刺到手一樣，他瞬時整個清醒，正眼望向了門外，卻發現那裏並不存在任何人影。

是我多心了吧.....那一瞬間的形象太過虛幻，不等那道伴隨受驚而竄過背上的寒意退去，他馬上明白到這只是自己反應過敏。多少年了，世上會那樣穿披肩的人又不是獨有她一個，可自己這壞習慣就是改不掉。就在他邊反思邊拿下眼鏡，揉着因睡眠不足而顯得乾澀的眼睛時，店頭突然就傳來一陣雜亂的金屬聲響。

掛在門上的鈴鐺響個不停，細碎而清澈的聲音此起彼落。克雷因起初以為是客人，正想起身迎接，卻又因看清了來者的身份而作罷。

「你可真冷淡.....看見師傅回來了，你難道不覺得應該迎接一下嗎？」

進來時順道帶上門的店主，則短短對對弟子毫不遲疑地坐回席上的舉動表示失望，刻意嘆了口氣，像個洩氣袋一樣有氣無力地把行裝放到自己的工作桌上，口中依舊念念有詞：「師傅我可是很傷心的.....」

放下手上的工作，克雷因不太情願地抬頭看了眼前的男人一眼。略長的淺褐髮隨便綁成一束，鬍子也亂七八糟的沒剃乾淨，配上啡黃色的外套和灰色的長褲，看起來就像個遠道而來的徒步旅行客——這是克雷因在每年大多數日子都會看見的模樣，今天卻不然。無論是那整潔過頭的面容，難得一見的端正西裝，還是手上的紅玫瑰，都令他以為這個大叔是不是又得了什麼病。

「什麼都不說就蹺掉半天的人沒資格說我。回來時還提着花.....你到底想怎樣？」

「那你又怎樣？到鄰市時不也有列車不坐坐公車，每次都多費一倍車程！」

克雷因壓下想破口大罵的衝動，維持最後一絲理性來轉動快要冒出火星的眼睛。

「.....糟事就由它去吧，我今天有好消息！」

誇張得令人聯想起街頭相聲的話調，不知道是察覺到自己說錯了話而故作輕鬆，還是這個人本來就是如此。克雷因完全認為是後者。也覺得對方口中的好事，對他而言也是壞消息居多，但他還是耐着性子，轉回正眼看了過去。

「今天可是我們家「建家記念日」（語譯：結婚周年）的大日子啊！同時還是提早兩星期慶祝的家女兒生日的日子，我們何不拋開工作，提早休息好分享這樣的幸福呢？你聽我的，就這麼辦吧！」

「啊.....是今天嗎？」

克雷因不覺說了出口，氣焰也隨之有所減退。是啊，都完全忘了，他心想。每年這個時候，師傅都會為準備今晚的事情而失蹤半天，已是兩人不成文的共識。雖然不好說這樣有沒有問題，但知道背後原因的克雷因倒不會責怪什麼，只是對方近來老是開溜，早已令他積怨日深。再者，這陣子忙碌起來後，也令他對日子完全沒了概念。

「我懂啦.....你就快點去吧，這邊我會負責善後。」

「你不來嗎？」

師傅頓了頓，態度才認真了一點：「你不用擔心進度，凱因茲那傢伙自己也從不能如期完事，就算你按時拿去，他店子裏也不會有地方放。倒是有些事情是一閃即逝的，你也好久沒來我家了吧？小孩子可是長得很快的，露絲現在可是可愛到開花了.....」

「你沒需要說得好像我不認識你們一家人似的.....」克雷因及時制止了對方似是真要從衣袋裏翻出家庭照來的舉動，沒好氣回道：「這樣強詞奪理說客人的壞話，店會倒掉.....再說，我參與別人家的結婚周年才更加奇怪吧。」

「所以就當來露絲的生日嘛，不是我亂扯的，這孩子好想你這個該死的混帳啊。你自己也說了，你又不是不認識我們一家子。」

「工作就是工作，你也不想看到弟子第一次接工作就出亂子——這等有辱師門的事吧？代我向師母和露絲問好。」

只要手上還有工作，就會像塊盆石一樣拉也不動。深知弟子脾氣的師傅也許是自覺外人能關心的部份到此為止，也就不再堅持，並轉而罕有地擺出嚴肅的態度，拍了拍馬上又低頭專注的弟子肩膀：「別留太晚啊。」

克雷因只有形式上應了聲。拿起行裝走到門前的師傅又回頭補了一句：「只懂工作，當心娶不到老婆啊！」

克雷因站了起來，作勢要拿起櫃子上的扳手。預料到弟子會有此反應的某人當然馬上溜之大吉。像被狂風刮到的鈴鐺發出比他回來時更大的聲響，讓人聯想到某處的瘋子，或是偷麵包的貧民區小孩。

「幾歲的人啊.....」

毫不掩飾厭惡之情，克雷因一臉難以忍受的表情坐回了椅上。又分神了。暗地咒罵那個份外麻煩

的人，他稍稍轉過頭，看向師傅連工作桌上都不忘用相框放一份的全家幅，又一次唸唸有詞地說道：

「已經六年了嗎……」

露絲出生起計的日子，也大約是他來到這所店的日子。小孩子長大得很快，克雷因對此也深有同感，但沒想到從自己身上流走的時間原來也一樣，感覺飄飄然的沒什麼真實感，好似只有他的「時間觀念」出了毛病。

要不是師傅一家子，我也許真的就迷失了。克雷因有這種自覺，自己的精神狀態就是如此令人放不下心。他當然明白師傅是一番好意，卻還是千方百計找編理由回絕了他。身上有工作——不能說這不是原因，卻不是個有說服力的理由。他固然不是討厭那家人，賢慧又廚藝好的師母、有父親一半活潑的小頑皮露絲，自己總是受他們一家的照顧。可是，就在克雷因發現自己喜歡上了那個家的一刻開始，他反而再也無法平靜地待在那裏，某種「恐懼」開始在他心裏凝聚成形。

他不願這樣想，那幾乎就是種要窒息的恐懼——

「為什麼得想我呢……」

他望向窗外，那不能更糟糕的天色就像隨時都會哭出來一樣，也似是映照著留守者不願承認的感情。

第一章 盲目的畫家(下)

隨便放空工作斷不會有好事情。本着這種信念的克雷因，倒是很快又換回了平常的心情。反覆調整過角度以後，眼前的金屬支架看起來就像一隻蝴蝶的側影。如此一來，這部份的工序就差不多可以結束了，現在看上去雖然仍很簡陋，但只要再配上顏色各異的晶石和吊飾等補品，應該就會變成華美而奪目的招牌了。

用色和配搭按先前定的那樣造就好，不用太多修改。接下來就只有待明天來實行了。為今天能完成預期的計劃而感到滿足，克雷因露出了安心的微笑，同時抬頭看向牆上的掛鐘。仿古製作的時鐘，指針剛好落在九字上頭，外面也早已經入黑了。仔細望向外頭，「憂鬱之都」的夜空倒是和其他地方的沒有兩樣，他有時候覺得，這種天色比起來還比較讓人安心。

不過，幽靜的黑夜工房倒不是那麼討人喜歡。迅速收拾過桌子，穿戴好行裝，克雷因便打算離開店裏。直到經過店面的時候，他因為某件物件而停下了腳步。

那是裝在店裏的半身鏡。因為有兼賣項鍊，所以這裏也會像間服裝店一樣放着這種其實不太相干的東西。他看着那處在另一個世界的自己。

藏在眼鏡後頭的琥珀色瞳孔，以及色澤偏深的中藍色短髮，都說明了他是「埃卡西亞聯邦」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居民。望向那雖然平凡但尚且五官分明的臉容，他注意到有些時間沒修剪的頭髮有點變長了，幸而本來就算柔順貼服的髮質，不用打理也相當平順，才使自己看起來不至於太不修邊幅。

克雷因總覺得有點迷糊，上一次這樣傻傻地站在店裏的鏡子面前，好像已經是許久以前的事。那張用不上任何好壞詞令來修飾的平凡臉孔，也早就不能算是個少年了。有些事情是一閃即逝的.....看着自己那好像突然變陌生了的臉，克雷因彷彿聽見師傅剛才的那番話穿過耳底，多少為此感到厭惡。

這用不着他說。克雷因心想，唯有這件事不想被人指指點點，自己早就經歷過比這更令人覺得世事無常的事了。他知道自己在生師傅的氣，卻又不知道原因，好似今天的氣氛特別惹他焦躁，某種煩悶也怎樣都揮不掉。回去吧.....也許今天該好好睡一覺。

看着那個有點緊繃的男人，克雷因覺得這就是他的結論。拉好外套的衣領後，他一把推開店門，寒流也就急不及待竄了進來。他耐住想轉身退回店裏的衝動，鎖好了門。

托爾維亞地區的冬天可是不能說笑的冷，就算未入寒冬，第一場雪也還沒到來，吹來的凜冽涼風已經夠令人直發抖。冷死了。一面在心裏抱怨，克雷因忽然想到，那個凡事喜歡碎碎念的師傅，唯獨就是沒發過冬天的牢騷。

這可不尋常。

幾乎都是工藝品店的街道在入夜後就變得幽靜非常。才剛步入冬季，商人已經急不及待地為幾個月後的精靈節四處佈置張羅。街上雖然已經開始出現預告節日用的掛布，不過似乎連他們都覺得掛上燈飾還早了點，所以這裏姑且仍是克雷因熟悉的那個地方。

橘黃色的光，零零星星地散落在低矮樓房的民宅當中，取代被淹沒身姿的繁星，點綴着冬日的街角。克雷因幾乎討厭這個地方的一切，唯獨這是個例外。讓放下工作、打道回家時變得有點空虛焦慮心靈得已放鬆的這片光景.....暖色的光點在視網膜裏勻開，疑幻疑真的感受就似是看到其實不存在於

世的景物一樣。克雷因呼掉一口氣，輕輕閉上眼。帶着這一夜的悸動，他轉身踏上了今天的歸途。

一切就這樣開始了。

*

克雷因的住處位在與工房只有數街之隔的住宅區。房子是租的，雖然看上去有點舊，但仍說得上是間很不錯的小獨立屋。那個沒一刻正經的師傅，支出來的薪水卻絕對可以用「豐厚」來形容，克雷因說過他不能拿這麼多錢，但對方只是拍拍他的肩膀說道：「人材是無價的。」

結果，財政寬鬆得離奇的克雷因，用一部份錢租了這所比預想中貴的房子。環境好是好，但他其實不怎麼在乎，反正這不過是一個休息的地方擺了，大點小點也就這樣。

反正也就像鬼屋一樣。看着那棟因為沒點燈而變得黑沉沉的建築，他突然冒出了這般奇妙的幻想，並為自己的無聊嘆了一口瞬間結成白霧的氣。然後，當他打算從衣袋裏翻出鑰匙來的時候，忽然就注意到站在房子門前的那道人影。

疊起手、背靠着牆，那個看起來大約二十上下的年輕女性就這樣待在他的住處門外。對方身穿薄荷綠色的及膝連衣裙，外套寶藍色的披肩，腳上穿的則是淡卡其色的短靴子。深棕色的秀髮僅僅過肩，纖長的髮絲偶然隨陣陣微風飄動。路燈瀉下的光芒映照着她細緻無暇的臉，輕輕閉着的櫻唇和雙眼，也讓她的表情看起來很是和緩。

換個角度，在克雷因看來，這副樣子倒也像在別人屋外睡著了。這個人是怎麼回事？自己最近應該沒做什麼會招惹陌生人找上門的事啊？還是她搞錯地方了？

克雷因正想着該如何開口。但他還沒作聲，也沒發出多大的聲響，對方卻維持閉着眼的模樣轉過了頭。

「.....有什麼事嗎？這麼晚了，一個女孩子家待在街上可不是好事啊。」

既然被發現了，總不能繼續不作聲。他一邊問道，將鑰匙串翻到了手上。走近了，他才發現對方個子不高，大概就剛好到他的肩膀而已。這也使她的臉看起來更年輕了，也許用「少女」來稱呼會比較合適。

少女頓了頓，吃驚似地微微張開了嘴，眼睛卻始終是閉着的。「請問.....你是克雷因先生嗎？」聲音很是清澈悅耳。

「我是，特地來造訪請問所為何事？」

是和店裏有關的事嗎？莫非有什麼急件.....但克雷因不記得有見過這個人，自己的名氣應該也不至於亮得會使人跳過師傅而來找他。注意到少女身上那件藍色的披肩，他忽然有了奇怪的聯想.....

不會那麼巧吧.....？

「太好了.....我總算沒找錯地方。」少女臉上浮現欣喜的神情，將兩手交握在胸前繼續說道：「容我遲來的自我介紹，我是卡特娜·卡特娜·尼爾森。這麼晚來拜訪實在相當抱歉，可是我有一件事必須要拜託你.....」

「等下.....尼爾森.....難不成你就是「心靈之窗」？」

「是的，正是小女。你知道那個名字啊？」

不知道就怪了。除去那個有點問題的第一人稱，她的答案仍然教克雷因感到驚訝。就算不至於名揚全聯邦，最少作為同行的人、這個地區的居民的他多少總會聽過這個名字。兩目失明，卻仍然能學習繪畫創作，用「心靈的眼睛」描繪出寫實中帶點奇幻的景象，在藝術界中得到相當高的評價——克雷因是這樣聽聞的，他還記得師傅曾經拿着她的花邊新聞說「如果徒弟是個像這樣的美女就好了」之類的。

所以，她是真的看不見，克雷因這才反應過來。但他還是沒搞懂所謂的「拜託」是怎麼回事：「如果是關於店裏的事，還請他到西邊街找師傅，或是白天時到店裏來吧，我可作不了主啊。」

雖說少女畫家找到工藝品店來有點奇怪，但為的多半只能是這種事了吧。克雷因如此斷定，然而少女卻回答：「不.....不是這樣的。」

「我想拜託的事和你的工作無關，但.....那仍是件必需有你幫忙才辦得到的事，請你一定要聽我說。」

少女的話聲沒太大的起伏，表情也依然和緩，卻已令人感覺到她灌注其中的強烈感情——以及那潛藏的意志。搞什麼.....她的態度，讓事情聽起來變得不太一般，也令克雷因為此皺起了眉頭。

「.....你不介意的話就進來談吧，一直待在外面遲早會冷壞。」

他邊扭開門鎖邊說。然而話才說出口，他就為自己的不緊慎感到後悔——在夜裏邀個妙齡女郎獨處未免太不要臉了，他本以為少女會猶疑一下，沒想到她馬上就回道：「那就打擾你了。」

克雷因點亮了燈。簡單放置着餐桌、書櫃和沙發的客廳，幾乎再找不到其他的傢俱或雜物。工房就算了，他可無法容忍自己的屋所不夠整潔，所以一直都打理得很好。不過他倒不覺得這有什麼自豪，獨居戶的房子是很容易收拾的。

「這邊坐。」

他拉好椅子，才想着要不要拉少女一把，可一邊說道「謝謝」的對方早就已經自動就位了。短短地愣了愣的克雷因沒跟着就坐，而是走向廚房，回頭拋下一句：「茶還是咖啡？」

緊接着，他又想到還有另一個忘了說的選項：「你想的話.....我這裏也有可可。」

少女顯然頓了一下。大男人家裏有可可就有那麼奇怪嗎？雖然如此，克雷因也沒有厚臉皮到把這當成玩笑說出口。少女則已經回復到一貫的表情，輕聲回道：「那就要這個吧，麻煩你了。」

為了省時，克雷因也給自己泡了一樣的。空氣裏混着白馬克杯裏飄出的甜膩香氣，使他覺得屋裏的氣氛一時變了調。就到可可，明明平日也不太常喝，但他就是慣性會在家裏買一瓶，喝不完變壞了就丟，總之屋裏就是要有，連他自己都不懂。

至於這一杯，則還是和以前一樣泡得不盡人意，什至還帶點苦味。不過，嗅起來的味道卻也依舊比喝的時候好，甜香的氣味使他的肚子不自覺叫了起來。

剛剛只想着工作，都忘了吃飯。丟臉死了。正當他這樣想的時候，少女從肩包裏拿了一個紙袋給他，微笑說道：「這是在街口的麵包店買的，還剩了一個，如果不嫌棄……」

「……那就謝謝你了。」

克雷因也就無謂拒絕了。餘下的是東大街賣的炸面包，炸得金黃的外層上灑滿了糖霜，算是很受區內小孩子歡迎的食品，不過似乎不適合和可可一起吃。但他沒有理會這麼多。

說到底，自己不是請人進來開茶會的。總覺得當下的氣氛實在悠閒過頭，才咽下這口麵面，他便開口提問：「那麼……尼爾森小姐，你到底想我替你辦什麼事呢？」

「叫我卡特娜就可以了啊。」意識到克雷因打算進正題，卡特娜也放下了握住來暖手的杯子。即使閉着雙眼，他還昂抬頭迎向了克雷因，小嘴微開，像是怕對方聽不及一樣仔細道來：

「那是只有身為那家人一份子的你，才能辦到的事……」

第二章 師表的話語

第二章 師表的話語

「.....整理父親的遺作？」

仿如鸚鵡學話一樣重覆起對方的話過後，克雷因緊緊皺起了眉頭。堅定回答「是的」的卡特娜倒也沒馬上繼續說明，姑且報以無言。

克雷因也的確需要時間理解對方說了什麼。他那只懂埋頭創作，窮極一生也終究毫無所成的畫家父親，這個人就在剛才叫他「老師」？一定有哪裏搞錯了，名震地區的小名人，怎可能是那個人的弟子？

「你剛剛叫他「老師」？我可沒聽過.....」

「克雷因先生已經離家很久了吧？」

這可真讓他語塞了。如是打斷他發言的卡特娜不帶任何反問或諷刺之意，只是用看起來有些落寞的表情說道。

克雷因無法反駁。六年多前就決定要與老家劃清界線的自己，自是不會隨便再踏足那裏。兩年前，父親過身的事似乎也是由鄰居偶然發現的，行政部門處理了大半善後工作，他不過是接到消息之後去簽個字而已，整個過程一樣連家門都沒進過。

如是者，無論那個人要在家裏藏女人或收弟子，克雷因知道就怪了。理解到這件事的他也明白其中確有道理，心裏卻就是沒能接受那個頹廢的父親竟然會有分子，而且對方還是個名的事實。令人慶幸的是，卡特娜不會看到他的動搖，也不似想在繼續在這話題上打轉，沉默已久的她轉而提起了別的事情：「本來，教曉甚麼都不會的我畫畫的人就是老師.....」

「對那個連調色板是甚麼都不知道的我，他還是那麼耐心地讓我由淺學起。要是沒遇到他，想必仍是個一事無成的人吧.....」

說到這裏便稍作停頓的卡特娜，神情看上去變得既甜又苦。一面聽着她回憶起過去，克雷因一口清了餘下的麵包，暗暗覺得這種形象的父親還真是難以想象。

不，也不能說完全無法想象，假如.....

「我一直身在外地，直到這次回來才聽到老師離世的消息.....說真的，事情來得太突然，我起初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.....冷靜下來後，我才想到作為弟子，這就是我能為他做的事了。」

「.....所以你才找到這裏來嗎？」

儘管覺得就這樣反問回去有點不近人情，但克雷因找不到別的話語。不論如何，對方總算說清了她的用意。就算克雷因不想理會，那個家的東西仍然會自動歸作他的「財產」。原來如此，所以才是只能委托自己的事啊？

「嗯.....既然無法見本人一面，那麼我最少想代為保存他留下來的東西。就算別人覺得那了無半點價值，我卻很需要它們，那怕會被說成只是種憑借以悼念的形式.....」

說到後半，親切感從卡特娜的臉上消失，與其說是變認真了，那又更只像是繃緊了臉而已。怎麼回事.....克雷因沒來得及理解，那股密雲就已經伴隨着輕輕的嘆息而消散。回復到一貫表情的少女語氣平靜地補了一句：「所以.....我能拜托你嗎？」

儘管依舊閉着眼睛，卡特娜像個普通人一樣回頭望來的舉動，讓克雷因下意识別過了臉。想將老師的遺作保存起來——聽起來很合理，那些埋在老家的東西留着也沒意思，或者說，他不覺得會在那裏找到甚麼有價值的東西，所以其實連父親的遺物也沒確認過。

不過，假如「那些畫作是「心靈之窗」的老師遺下的作品」——這樣的消息走漏，那邊的東西想必就會被重新評價了吧。雖然心裏覺得這種因果關係荒謬至極，克雷因還是只能認同有這樣的可能。但少女過份認真的態度，卻又讓他相信對方不是為了這種賺臭錢的方法而來的。

然而，這根本無關緊要，因為——他其實注定無法答應對方。

「我想要讓你失望了。」

克雷因冷冷的應了一句，並注意到卡特娜快要驚訝得倒抽一口氣。為甚麼？她的表情如是問道。

「我不會懷疑你的動機，可是.....我無法答應你。」

「要是有些甚麼不便，我都可以盡量遷就，所以.....」

「我似乎被誤解了。」他打斷了仍然笑着表達誠意的卡特娜，不亢不悲的繼續說道：「自六年前開始，我就已經不再是「亞德里亞家的兒子」，而是個連那個人的死都得都得靠事務局通知才知道的不肖子而已。這樣的我，早就沒資格說繼承家產了，自然也沒權利動那個家的東西。你真是找錯人了。」

在別人聽來，這自是個牽強的理由，但對克雷因而言事實就是如此。那個決心與「家」劃清界線的自己，自不可能突然又以一副遺產繼承人的樣子來決定那些東西的去留。

他已經是個沒家的人了。

卡特娜先是一臉愕然，隨後便緩緩低下了頭：「.....可以請你重新考慮嗎？」發出的聲音甚至是顫抖的。看着她緊握起雙手，克雷因雖然覺得有點對不起她，最後還是道出了原本想好的說詞：

「我很抱歉，可是請回去吧。就算不是這個原因，我也沒有空閒得可以丟下工作來做這種事。」

我也是很忙的——包括這句仍外之音在內，克雷因覺得這是他至今為止最冷淡的一句話了，共處一室的兩人陷入了徹底的沉默。這無疑是最糟的氣氛，就在他想着要不要再說點甚麼的時候，卡特娜突然就站了起來：「我明白了.....謝謝你的招待。」

「那杯可可真的很美味，光是能嘗到這個，我此行就已經來得有意義了。」

甚麼？克雷因被這番完全出乎意料的話嚇得瞪大了眼。看向那張好似真的相當滿足的臉，不等他反應，緊閉兩目的女孩在點頭道這謝後便旋即走向了大門。

克雷因連叫一聲都來不及，對方就離開了，留下了一臉疑惑的他。喝得清光的馬克杯底部沉滯着沒拌勻的可可粉，像泥巴一樣沉殿殿又糾纏不清，也將搞不清事實的不快感硬塞到克雷因面前。

*

『光是能嘗到這個，我此行就來得有意義了。』

那句說話甚至到明天仍在克雷因腦海中徘徊，煩悶得無法集中精神的克雷因放下了手上的工具。細節工作不容許犯錯，所以可不能讓狀態如此差的自己繼續下去。

都是那個不請自來的人害的。即使心裏如是抱怨，克雷因卻其實無法狠心怪她。

自始至終，卡特娜都沒做過甚麼惹人嫌的事，甚至可以說，她想做的事其實讓克雷因很佩服——如果要找的人不是他的話。即使自己昨天總是副不想對話的態度，她最後還是表現得那麼大方。

『謝謝你的招待。』

沒有因為被拒絕而顯露出任何不滿或失望，她只是如此平靜地回道。雖然也有想過會不會只是顧慮到可能還會見面而想留個好印象，但無論如何，和這樣的她一比，克雷因仍舊覺得自己未免過於冷漠了。

少女的話當然不是令他失眠半晚的唯一原因。

「我已經不是那個家的人了」，他也對說出這種理由的自己感到厭惡。對自己來說，這是事實，但別人有沒有興趣知道卻又是另一回事。當時認為是決定性因素的一句話，克雷因現在卻覺得不過是自說自話而已。結果，他還是得借這些話來強調自己「與那個家斷絕了關係」。

我才不回去——克雷因明白到，這種孩子氣的想法也許才是他的真心話。這些年來，自己好不容易才走出了「家」的陰影，現在卻有無關痛癢的人想來找他回去，這玩笑未免開得太大了。不是少女不值得幫，而是要自己再次踏足那片土地的代價實在太大。瞭解到這樣做的自己除了自我中心以外實在無以形容，他多少也對少女有些歉意。

「那個啥，你已經吸引到粉絲了嗎？」

某個在一旁品茶，不知道算甚麼的師傅忽然說道，克雷因於是也跟着看向外面。

雖然無法看見那個待在外面的人的容貌，但她身上那過於靜默的氣息卻意外地好辨認。克雷因不久前才見過這個人。

「她在外面已經有一少會了，真是害羞的粉絲啊，要是有進來，就可以邀她和我的好門生喝杯茶了。」

對師傅的胡鬧充耳不聞，克雷因嘆了口氣，方才的所謂歉意也隨即消失無蹤：「那女人……果然沒打算輕易放棄。」

想的也是，雖然表達得好像很有禮貌，但對方可沒保證過不會再來打擾。心靈之窗、父親的弟子，明明和昨天在屋外遇見的是同一個人，這些無故冒出來的關鍵字現在卻讓他覺得心煩。

「哎呀，似乎有甚麼我不知道的內情啊？」察覺到有是非打聽，某人自是樂於跟進：「難道是那個嗎？我可愛的門生已經墜入愛河了嗎？嘴上要叫人回去，心裏其實想馬上衝出去抱一把吧？你今天心情特別差，想必是在為愛情那種撕心裂肺的感受而痛苦地打滾吧？是這麼回事啊！」

克雷因已經無力回應，只是沒好氣地瞄了瞄身邊那只顧胡說八道的人一眼，簡單回了一句：「她是那傢伙的弟子。」

也算是避免被問過不停的麻煩，他也自動就作天晚上的事情交代了個大概，除了她其實是「心靈之窗」的事……

「喔——所以在另一角度來看也是被纏上了啊。不是很好嗎？姻緣都是這樣開始的啊，好好捉緊吧。」

師傅始終一臉輕鬆，又讓克雷因很是不快，覺得這個腦筋不知道裝了甚麼的藝術瘋子完全沒搞清楚狀況。

「不過，整理遺作啊……那女孩可真偉大，換了是我，你會為我做這種事嗎？」

「……你不是說過，自己直到世界沒日之前都死不了嗎？」

想了想，克雷因覺得不跟上他的節奏會更煩而用僵硬的聲音如此回應。「當然，所以我說的只是假設。」對方也故意用誇張的表情和語調回應，同時放下茶杯，起身走向店門。

那連演員都自嘆不如的誇張反應無疑是分散注意力的利器，用在已經領教過無數次的弟子身上卻毫無作用。「別想跑。」克雷因當下的聲音冰冷得幾乎可謂帶有殺意，然而對方想也不想，立時就以賽馬開跑的氣勢奪門而逃了。只有這時侯，對家的反射神經強得教人咂舌。

「喂——！」他咆哮似地大喊，留住的卻依舊只有鈴鐺的聲響。我怎會拜這種人為師？他只能吐下這種自暴自棄的想法，一臉憤慨地伸手托住了頭。

父親也會和他的弟子有這般的關係嗎？克雷因沒由來地想到這點，就算他完全無法想像那個人為人師表時的樣子。

——要是沒遇到他，我想必仍是個一事無成的人吧.....

少女的靜音，撼動寂靜的店鋪劃過腦海，穿進了耳底。是啊，雖然比起來說不上有甚麼成就，不過要不是那個麻煩的大叔，自己應該是個沒甚麼做得好而潦倒不過的人，就像父親一樣，

然而那樣的父親卻有了個弟子，那個似乎是死是活都不會影響到人的潦倒畫家，此刻卻有人需要他，會為他悼亡。自己離家的六年間，家裏原來曾經發生過這些變故，要是不知道的話也還好，現在的情況，卻已然將某種事情硬推到他面前——

「家」的陰影——克雷因意識到這才是他的煩悶之源。克雷因自以為這六年可以使他淡忘一切，卡特娜的出現卻撕毀了他的謊言，他所謂的「淡忘」結果僅此而已。那個用看似動聽的理由來打發別人的自己，也令他覺得更加噁心了。

「真是夠了.....」

那道煩悶終究還是無從宣洩，他本來只想轉一轉頭以調整心情，卻又一次看到師傅家的全家幅。別說是那個名存實亡的家，那怕是師傅家這種完美得像個玩笑的家庭，他都仍然只敢待在外圍而不得其門，卡特娜卻能若無其事，甚至畢恭畢敬地要求踏入他的故居。他沒搞懂這代表了甚麼，只在腦海裏想出了分歧點這個詞。

就去做吧。即使根本沒弄清楚是怎樣來的，克雷因仍然覺得這就是他的結論。

*

緊閉眼睛、被頭上路燈灑下的光芒照亮着臉孔，抵着北風的少女就像個準備登台的演員一樣，靜靜地站在那裏。克雷因心想：果然又來了。今天沒走進店裏來可能是尚且有點顧慮，但找到家裏來就不同了。雖然他覺得即使沒人來，其實也沒差。

「我要請一天假」方才師傅回來的時候，克雷因馬上就是這麼一句。對方想當然愣了愣，畢竟這般沒預先通知、說來就來的做法不是他的作風。不過他倒也不會有甚麼歉意，想想平日的遭遇，他沒直接蹺掉就已經算仁慈了。

反正師傅也沒立場說人。

晚上回來就看到外面有人待着，還真是和昨天晚上一樣的構圖。然而這一次，他只需要一句話就夠了。

「明早十時，東門的公車站，我只有這個時間。」

克雷因一邊翻出鑰匙開門，丟下了這一句。要是她的觀察力這麼好，那就連搭話功夫都可以省掉了。

卡特娜愣了一下，除後便倒抽一了一口氣。臉上的疑惑之情融解的同時，她馬上就展露了欣慰的笑容。

「非常感謝……你的諒解。」

背後傳來了這樣的回音。沒甚麼好補充的了，克雷因頭也不回，默默地關起了門，內心卻始終無法忽視這個和自己有着不同「回家」理由的人。

到這時為止，他仍以為等待自己的只是「普通的旅程」。

第三章 歸途

即使是離汽車普及化已屆半世紀的現在，普羅大眾要有自己的車仍不是容易的事。首都圈等區與區之間有鐵路網連接，而巴士則相對是區內的主要代步工具。清早時份，雖然不是那種會有通勤高峰時段的都會，城中主要出入口的車站多少也會堆着來往的人群。

除了東門是唯一的例外。克雷因老家所在的小鎮，就算以區內而言也是個特別冷清的地方，進出的人向來不多，連帶車站都顯得格外冷清。

克雷因按平常的習慣預早五分鐘到步，卻驚異地在空曠的站頭裏找到熟悉的人影。

「早安，克雷因先生。」卡特娜甚至主動打起了招呼。你怎麼知道是我？壓抑着由這股不解引起的動搖，克雷因故作平靜地回了一聲：「早。」

「你來得可真早啊？」

「我也是剛到而已，再說.....拜託人幫忙的是我，又豈能不守時呢？」

卡特娜一貫溫和的表情和語調，使她當下的這段說話聽起來格外真誠，也讓克雷因難得地由衷感到安慰。也許是因為他身邊老是有不認真或隨便遲到的人.....

「說的也是.....」所以他也就乾脆認同了。就在此時，幾乎例必脫班的巴士竟然提早了抵達。

像這種老態龍鍾的郊區巴士，連空氣裏都會飄着仿皮座椅的塑料味和油污的臭味。雖然也想過打開車窗，冬季的寒風又未免教人吃不消。幾乎都關得緊緊的車內，就只有引擎運轉的雜音。



車程也要大半個小時，克雷因本來不介意看風度過，但那因天沒亮透而顯得昏沉沉的景色卻又未免太不討喜，毫無保留地展示着托爾維亞地區的天氣可以有多混帳。而就在他暗地呼了口氣，將視線移離車窗的時候——

「那個——克雷因先生……」

卡特娜說話了。還是不太習慣她閉眼看過來的舉動，克雷因稍稍別開了視線：「我知道你很禮貌，不過先生還是免了吧，你和我看起來也該是同輩。」

那種突然冒起的不自在感，讓他無意中把話說得很冷淡。不過卡特娜似乎沒在意，只是按他的話調整起語句：「那麼……」

「克雷因你相信「作品中的靈魂」嗎？」

「是有聽說過.....」片刻過後，克雷因才聽懂了她在說甚麼：「怎麼特然說這個？」

「你的店是做工藝品的吧？所以我想你應該會知道。」

「是啊.....雖然也只是知道個大概而已。」

其實那不是我的店。但克雷因懶得糾正，而且也覺得先別干擾她比較好。

「而且工作之外，我想你應該也有聽過。」

卡特娜理應感到意外，事實卻不然。克雷因沒有機會反問，全因她馬上就已經給接下來的話開了頭：「無論任何形式的創作，都是種孕育生命的過程。」

「思想、感情、審美觀.....林林種種的元素紛紛會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作品之上，本應是「死物」的它們，到這時候就不再是單純的無機質了。他們好比盛載着一小塊生命的罐子，蘊含着作者的碎片，像生命一樣存在。亦因如此，每件作品都是獨一無二的，就像世上不會有完全相同的生命一般，那怕是作者本人刻意模仿，他也不可能造出完全一樣的作品。」

明澈有力的話聲，沒有盲目附和周遭的嘈音，清晰地傳進了克雷因的耳裏。他不禁暗想：的確是有點藝術修養的人才說得出來的話啊。他從沒有想過這種問題，也說不上很感興趣，但少女出色的演講卻讓他覺得倒也不壞。

卡特娜應該也樂在其中，短暫的停頓過後，她又繼續說道：

「不過，作者雖然是賦予作品生命的人，他們卻無法完全控制作品。老師他說過，好的作品甚至會被注入靈魂，就像離開娘胎的孩子一樣——從塗上最後一筆顏料的那一刻開始，它就已經是個獨立的個體，靠着作者給予的靈魂來影響他人。有時候，即使那不是作者的意思，卻也成了作品自身的意志。老師是這樣告訴我的。」

——還特意在最後又說一次，克雷因可無法當沒聽到了。所以，才說我在工作之外應該也有聽過是
是。吧.....

「.....我修養沒這麼好，沒想得如此深入。只把這些事看成工作的我，才造不出甚麼有靈魂的作品。」

所以他也轉而擺出這種不想正面回答的曖昧態度。然而卡特娜只是搖搖頭：「沒這回事。」

「我到過你的店，雖然只是在外頭，但我能感覺到店裏洋溢着一般暖意。手工品們可是在躍動着啊，我看得見也聽得到。能做出這種作品的人，想必是有顆溫潤鮮明的心的。」

看是指.....用那所謂心靈的眼睛嗎？聽起來真像玩笑，或是童畫書裏的情節。不過克雷因沒有直截了當到把這種感受說出口，只是回應了另一件值得在乎的事：「那又不是我的店。」

「我只是個學徒，一般來說都該先想到師傅吧，店裏的東西也大多是他造的。」

「雖然如此，但我分得出來啊，比如櫥窗第二行左起第四件的音樂盒，還在上方掛着的小蜂鳥項鍊，都是克雷因的作品吧？即使有相似的味道，但他們的性格和其他作品相差很遠啊。」

這下可真的嚇到克雷因了。這傢伙究竟是甚麼人啊？他好不容易才令自己不把「你怎麼會知道」說出口。

「而且.....」也不知道是否沒察覺他的動搖，卡特娜又把話說了下去：「真好啊，能像這樣有自己的作品，向所有人訴說所思所思，留下有這麼一個我存在過的證明.....如此一來，大家就不會忘記克雷因了吧。」

明明身為藝術界的新晉紅人，語氣卻像怕自己的東西沒人看一樣憂愁。她的忽然感性倒是讓克雷因很不解：「你不也留下作品了嗎？」

「人們就算忘了克雷因·亞德里亞，也不可能忘記卡特娜·尼爾森吧。」

跟卡特娜比起來，他自是個小人物。克雷因實在捉摸不到這個人的想法。然後，圍繞在耳邊的噪音突然擴大，視野也跟着轉暗，行走在山道中的公車鑽進了隧道。

『可是根本沒人認識我啊。』

克雷因來不及思考，短促的小隧道一轉眼就過去了。方才的環境既暗吵，他只是勉強看到對方的嘴形根本無法斷定她說了甚麼。而且卡特娜馬上又像個沒事人一樣，更令他不得不懷疑自己的眼睛了。

「克雷因和我不一樣，畫家啊.....總是些很自我中心的人，相反地，做工藝品的人應該多少會抱着「希望得到它的人會高興」這樣的心思吧？所以，大家應該會比較樂意記全克雷因的。」

「你這麼看得起我，也令我很困擾。就像我剛才說的，這只是工作，所以我才不是有這種心。只是有個離家出走的小鬼，為了謀生而裝出了個藝術人的樣子而已。眼睛雪亮的人對此應該會很不洩吧。」

再說，歷史也不曾捨棄一個畫家而記下工藝品技師的名字。不過克雷因不認為這是值得繼續爭議的事。

「說起來.....「他」有向你提過母親.....還有梅蒂的事嗎？」

所以他提起了別的話題。卡特娜稍稍回過頭，沉思了一會，才慎重地開口回答：「我只是聽宅師無意中提過而已.....不過，我記得是.....」

「嗯，往生了，在分離主義者九年前的襲擊裏。」

要說出口的時候，倒沒想像中那麼苦澀。克雷因當下甚至平靜得像在說別人的事一樣。

「我不知道你了解多少，不過我想那人不會願意提起太多吧。或者說，如果他願意開口，我也許還能繼續待在那個家裏。他根本就不懂。」

「所以.....你果然還在生老師的氣嗎？」

這是卡特娜至今最直白的一句話了。雖然如此，她卻不像要替老師抱不平，而像是真的關心克雷因的想法。於是他也回過頭，回望對方緊閉着的眼睛。

「有人也不稀罕我原諒他.....我是想這樣說的，但事實是他已經不在了。無論愛恨，對已不存在

於世的人表達意念也只是浪費時間而已。」

那些事早就討不回了。唯獨這句沒說出口的話，讓克雷因的內心泛起一陣漣漪。卡特娜雖然沒生氣，卻顯得有點失落，想張口的嘴巴最後還是把話吞了回去。

那樣子看着就令人難過，所以克雷因也跟着別過了臉。卡特娜尊敬的老師，在他生中畢竟是個全然不同的人物。

旭日東升，本應象徵一元復始的朝陽，在此地卻被濃濃的陰霾絆住，深陷其中。附着污垢的車窗外邊的世界正不斷流消逝，告訴過客他與家的距離正在拉近。

(注：插圖轉自 P 站)

第四章 毫無退路？(上)

第四章 毫無退路？(上)

於是，女孩醒過來了。

沒人能身於充斥着灰塵與黴臭味的房間而感覺自在，窗戶擋得密不透光而變得漆黑一片的環境，更是為精神帶來額外的負擔。但女孩早就習慣這些了，一直以來都待在牆邊的昏暗角落，使她幾乎可說是天生就不懼怕黑暗。或者，她雖然心靈健全，卻不具備會膽怯或畏懼的感情。

所以，她毫不遲疑地動起身打開房門，生了銹的手柄轉動時發出了不甚得體的怪聲，擺動的門扉為缺氧而死的空氣吹進了一陣鮮風。放眼望去，外頭的走道和房間裏一樣黑暗。

在這昏暗的世界裏，女孩感覺到鼠輩們慌忙走避的氣息。對牠們而言，自己想必是種既討厭又不可思議的傢伙，雖然總覺得恐怖與被恐怖的關係反了，不過她從來都不太放在心上。尤其在今天，搞不好可以為現在的生活畫下句點的這一天，心中的喜悅足以蓋過一切。

咯、咯、咯、咯、咯、咯.....

所以她用比平常還要輕飄的步伐擺動着幼小的雙腿，躍動的腳步聲在死寂的走廊中奏出了明快的旋律。

橫過長廊，沒整理好的窗簾從隙縫裏透進外面的活氣。那個新奇的世界固然誘人，不過她從沒想過要離開這個家，她生於此，也將永遠屬於這裏，除此以外她不需要任何東西。她等的就是這個時刻，要是能實現自己的「使命」，那外面的事根本微不足道。

她懂、她感受到、她知道他定必會回到自己身邊。因為她們的命運可是相連在一起的。

「因為.....已經許過諾言了啊。」

女孩暗自低語的聲音，在萬賴俱寂的虛空中卻響亮得異常，打不消，也趕不跑。

和幾乎是半個旅遊區的市區比起來，這邊的小鎮就像個未開發的社區一樣冷清。明明已經是該開始忙碌的時間，只有零星行人來往的街道卻仍是靜悄悄的。沿着地上那些因保養不善而變得灰蒙蒙的石磚望去，可以看到某家商店的招牌隨着寒風前後擺動，游手好閒的中年女店東，正和路過的主婦一起不知為了甚麼話題而大笑出聲，恰巧映襯着廣場中央那不溫不火的噴泉濺下的水花。

如果說市區那邊只是天色惹人厭，那這兒就實在是很不知所謂了。這個小鎮本身就散發着一股頹廢的味道，一但接受自己也是這種「蕭條」的一份子，想要衝出小鎮的志氣大概也就煙消雲散了。克雷因打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如此告誡自己，所以即使重臨舊地也沒有甚麼好想念的。雖然為配合卡特娜的步伐而調慢了步速，他仍然時刻計算着遠開這裏的最短路徑。可別想要求他繞路……

不一也不盡然，父親的墓可就在這附近。他固然討厭父親，但卡特娜有權知道這些，所以他剛下車就和對方說過這件事。其實母親和梅蒂也在這裏，事務局貼心得多餘地把父親的墓安排了在兩人旁邊，不過克雷因無法毫無心理準備的就去面對兩人。

「是啊……不過我想今天還是集中在一件事上吧，我也不想延誤你太多時間。我改天會自己再來的了。」

可是卡特娜如是說，也讓克雷因覺得自己真的被當成很冷漠的人了。不過想着這樣也沒差，也不能否認，他真的有這樣想。

於是兩人抵着冬日的寒風，橫過了人煙稀少的大街。

亞德里亞家的宅邸位於離大街約十分鐘路程的鎮區邊緣，從以前開始，這棟房子就算得上是這偏遠小鎮裏最宏偉的建築。幾代前的亞德里亞家曾經是個頗具影響力的地方權要，但早在父親那一輩時就已經變成戶只是比普通人富有一點的人家了，所以才會有這種與克雷因印象中的家境相去甚遠的、氣派的大宅。

不過，甚麼華美氣派早已成過眼雲煙，閒置了兩年的庭園已經成為雜草的溫床，放眼望去，樓高兩層的石造式建築，屋頂上的紅瓦片部份已因日久失修而剝落，長年經風雨洗禮的外牆也染上了深沉的灰色，散發出有如堡壘般的壓迫感。這裏已經不是克雷因認識的家了，花園門前飄着混有泥土與雜

草氣息的腥苦臭味，瀰漫着寂寥氣息的廢屋，只會令觀者望而生畏。

克雷因怎樣都沒想到，會用這種形式再次踏足這裏。既非情願，也無任何覺悟可言，就回到了這比六年前更加徒具形骸的地方.....

「這邊。」

路上雜草很多，所以克雷因拉住卡特娜的手腕，引領她繞過礙事的障礙物。沒想到才被棄置了這點時間，環境就已經比想像中差得更多，他只能希望房子裏頭沒有跟着倒掉。

八爬上關前的樓梯後，他便收回了手，轉而翻出昨晚特地翻找出來的鑰匙。克雷因覺得直到尋回這個，才記得自己原來是這所房子的合法繼承人。

生鏽的門柄扭動時會發出軋軋的聲音，一把推開雖然老舊卻仍然堅固的對開式實木大門，他本想為卡特娜引一引方向，對方卻已經自動就位站在門邊了。

「進來吧。」直到克雷因如是說，卡特娜才總算踏進了屋裏。他隨後便帶上了門。

兩人踏在地毯上的腳步，打亂了原本密鋪於上的塵埃，迎面而來的黴臭味還是教克雷因覺得不太好受。本來天色就不算明亮，沒有點燈的室內就更是顯得昏沉沉的。小至一個花瓶，屋內的一切都維持着它失去主人之前的原樣，僅有空殼的大屋裏頭飄着一股虛無的死寂，也是教人更加覺得透不過氣來的原因。

所以克雷因第一反應就是試着打開大門附近的窗戶，同時回頭向卡特娜問：「要拿的東西，在二樓的東翼吧？」

二樓除了各人的睡房，還有着父親的工作室，畫作如無意外都應該存放在那裏了。卡特娜自剛才起就一直只顧四處張望，明明閤着眼，卻像普通人一樣接連左顧右盼。片刻後，她才猛地意識到克雷因的提問而慌忙回答：「嗯.....嗯，我想是的。」

雖然幅度少了，但她依然像想觀察甚麼似地別過了臉。在克雷因家的時候，對方也不曾有過這種表現。這裏有這麼新奇嗎？他暗想，也許即使是身為父親弟子的她，也不常有踏足這個家的機會吧？畢竟這裏是父親拒絕任何外來者進入的「領域」所在.....

對，連我都在排除對象之內。想到這裏，克雷因將冒升的不快宣洩到窗戶之上，但文風不動的窗子卻背叛了他的預料。

「怎麼打不開.....」

他喃喃說，又試着換旁邊的窗子試了試，然後嘆口氣。真是的.....才一會沒人住，就已經壞成這樣了嗎？

「沒法子.....我們速去速回吧，不然都要悶死人了。」

他說着，自背包翻出了油燈。聯邦的政府部門平常總是拖着肥大的身軀，連寄個郵件都有着繁複的手續，所以他不可能來得及申請復電復水。在這陰暗的地方要是連燈都沒得開，找東西可就辛苦了，所以他只得自備照明工具。

兩人橫過玄關前的大廳，沿着寬廣的階梯來到二樓。正面的牆壁掛着大幅月亮與夜海互相映照的油畫，不過據克雷因所知，這並非父親的作品，而是許久以前就放在這裏的名畫仿製品。

往右轉，也就是走進東面的走廊，一路的牆上也是掛着零星大小不一的畫作，他也分不清哪些會是父親的東西，並自暴自棄的覺得，要是卡特娜所謂的心眼有這麼厲害，那就待她「感應」到了再來告訴他吧.....

而對方也的確沒說甚麼，他們就這樣走到陰暗通道的盡頭，尋找着父親的生命殘渣。

推開門的瞬間，克雷因就知道裏面還是一樣塵埃滿瀉，房間甚至連簾幕都拉上了而顯得幾乎一片漆黑。提起手上的燈具照了照，克雷因發現這裏的陳設幾乎跟記憶中的別無二置——除了沒看到他一直在用的繪畫架。雖然如此，那張陳舊的椅子卻仍然待在原位，眾多畫作或毫無章法地堆放在各處，待遇好的就掛在墨綠色的牆上，甚至連那些被梅蒂進來玩時弄崩了一個角的畫框，也依舊掛在原來的位置，不動分毫。

那個人當真被時間之神遺棄了嗎？克雷因實在不懂如何面對眼前的異況，他靜靜步進父親已經停止跳動的心臟，伸手撫摸畫框崩裂的角落。畫就掛在這麼當眼的地方，框上有損傷，那個人不可能注意不到.....

當時，慌忙替梅蒂將畫掛回去的人就是克雷因。

才剛感受到木頭微涼的質感，他卻馬上又收回了手。我回來不是為了這些。也許馬上就會脈動起來的情感遭到壓抑，克雷因像突然回過神似地想起某個畫家還在身後，一面回過頭說道：「大概就這些了吧？」

話雖如此，要把這邊所有東西連框子搬走可不簡單。他正想問對方有沒有事先找人幫忙，卻因注意到他當下的反應而襟了口。

也許因為沒料到克雷因會突然回頭，卡特娜嚇一跳似地慌忙收回了搭在搭在門把上的手，後退了兩小步。克雷因也很愕然，只想到開口問：「這門有甚麼問題嗎？」

「不.....沒甚麼別的.....」

嘴上這樣說，但卡特娜此時的微笑僵硬得很。克雷因不禁想：這傢伙從剛才開始就慌慌張張的，沒問題嗎？

然而卡特娜只是靜靜走到他身邊，又讓他覺得這樣問不好。如果是工房那個討厭的老頭，他倒是會毫不猶疑的刨根問底.....

「我說啊.....要搬空這裏也不是說笑的，你應該有找人幫忙吧？」

「嗯，我有朋友就住在這附近，想讓他來幫忙把東西寄在家裏，遲些再拿走。」

「就住在這邊嗎？」克雷因跟着揚了揚眉，把話接了下去：「介意告訴我是哪戶人家嗎？」

克雷因也不懂為甚麼——或者是下意識覺得之前的話說得太難聽，他於是故作好奇的問了。

「咦.....？」

好似真的會很困擾，卡特娜的手按全胸口，遲疑了一下。眼見他的反應，反正不重要，克雷因想說不如算了。

「我不介意.....不過，我想克雷因不會認識他們啊。」

然而對方的回答差點就讓他直呼一口氣。在這又狹又小，人口流動又近乎零的迷你小鎮裏，怎有可能認不出任何一戶鄰居？不過，別人也沒義務非得交代清楚，克雷因想着要不要追問下去，但是...
...

「砰！」

身後的門突然像被用力甩上一樣猛地關起。由於事前無法預料，卡特娜嚇得小小的驚呼出聲，克雷因也頓時像觸電一樣混身打抖。

這冬天的風還是這麼強勁.....才剛這樣想，他卻馬上就意識到問題所在——關得連蚊子都飛不進來的房子還哪來的風？——並為此感到背上一涼。繞過仍然不明所以的卡特娜，他回到門邊用力拉下門把，然而把手卻不動分毫。

也有可能是鎖出問題，畢竟這邊的門似乎都不太靈光。他於是又試了幾次，可換來的也是一樣的結果。

「.....怎麼了嗎？」

卡特娜也靠了過來。屢敗屢試，就在克雷因念着「回到這裏果然沒好事」，並且更用力拉下門把的時候——

他差點以為自己把整個門框給扯掉了。

傳來像是撕破發霉畫布的觸感與響聲，總算願意乖乖趟開的門扉邊上，則留着彷彿泡水的紙張被扯壞的痕跡。片刻過後，克雷因才意識到他拉開的「不僅」是房門，邊框甚至周邊部份牆身，；3 像畫劇道具一樣給撕下來了。那懸在半空、無力地下垂的「牆壁」，倒也真的似是圖紙造的道具。

他可真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「克雷因.....？」無暇理會身後語帶憂心的卡特娜，他因為注意到門後的異樣而悄悄撥開門，慎重地探出頭。

黑暗漫延開來，哪裏也找不到本應存在的走廊，那死寂得了無半點生機的走道，現在卻為另一種死寂取代。左手提起的油燈完全起不了照明的作用，打不散的黑色霧團後頭，卻突然在與克雷因視線並排的地方冒出了一雙眼睛。

「甚.....?!」

還來不及思考，數十上百的眼睛又紛紛填滿了本應是地面或天花板等的所有地方，一雙雙靈動的瞳孔閃耀着好奇的目光，窺探裏頭的人影。下一瞬間，它們卻一同瞪大眼睛，似是隱藏着一觸即發的惡意洪流——

「躲開！」

克雷因馬上向右撲倒卡特娜，並乘着慣性在着地之前繞了一圈，好護住對方。被甩開的油燈奇蹟似地沒有翻側，就落在兩人旁邊，使得強忍住背部痛楚的克雷因仍可以確認眼前的狀況。

事實證明他的判斷正確，利刃般的黑影瞬時劃破了兩人方才站着的位置。變得有如破布的門扉最先慘遭扯裂，黑影隨後又筆直撞到後頭的牆壁，畫框墜地，傳來木頭與玻璃碎裂的聲音。

全無餘暇去推斷那是甚麼東西，克雷因只見黑影又轉而刺住頭上的牆壁，不敵震盪的掛畫隨即掉落。來不及了——如是認知到的克雷因只有再次翻身擋在大概仍沒反應的卡特娜身上，落得被畫框砸中後腦的下場。

於是，克雷因造起了夢。